美好时光

写对联

□陈卫中

“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说的是古代,过年时总要用新桃换掉门上的旧符。不知从何时开始,没有了桃符,过年时都贴上红彤彤的对联。

现在的对联大多是买现成的,对照自家门的大小,以及个人的心愿,在年货大集上,很容易选到称心如意的对联。印刷的对联,好看、品种多、价格实惠。

小的时候,我生活在农村,对联都是手写的。乡亲们把写对联的人,称为“先生”。“先生”多是学校的老师,字写得漂亮,对联的内容也有文化。也有不是老师的“先生”,字也不错,对联的内容实在一些。我父亲就是不是老师的“先生”。

有的人家心急,提前几天就把红纸送到我家,告诉父亲几个大门、几个小门,还要几个“福”字和“五谷丰登”“六畜兴旺”,父亲一一记下。也有人稳得住,一直要到除夕日才把红纸送过来,并一直等着。父亲把要写的对子告诉他们,直到满意才落笔。

妈妈也习惯父亲要写对联,除夕日从不安排父亲做事。我们也喜欢给父亲帮忙,围着堂屋中央的四方桌跑来跑去。根据父亲的要求,我们递上不同规格的红纸。父亲写好后,我们小心翼翼地接过来,放在场地上晾干。一家归一家,不乱搞混,晾干后立即收好。更高兴的是把对联卷好送到各家各户,叔叔阿姨总会塞给我们糖果和大糕,甚至会给张毛票做压岁钱。

父亲要写上大半天,我们也高兴大半天。父亲写一会,抬起身子,让我们给他捶捶后腰。我们即使跑出一头的汗,还是越跑越有劲。看到庄上人家都贴上了亲手写就的对联,父亲笑了笑,完成了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事。收拾好笔墨,留着下年再用,屋里洋溢着浓浓的墨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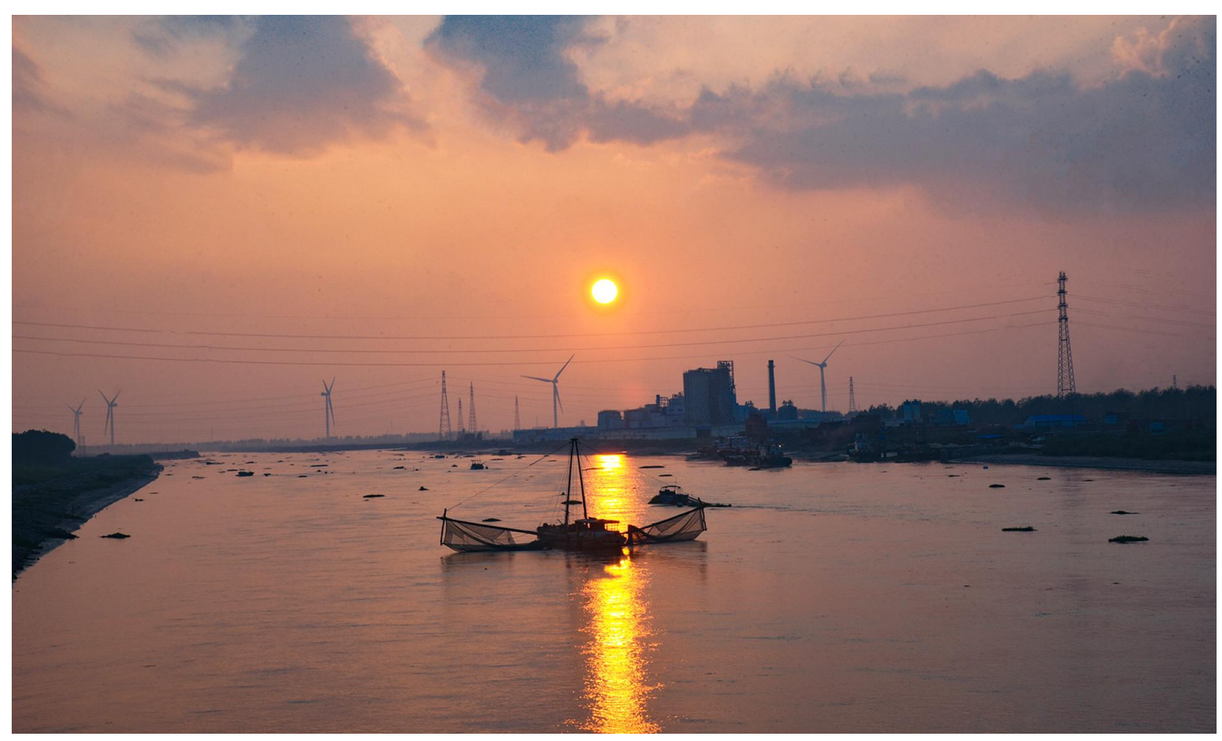
日子一年年过去,父亲也越来越老。我也外出读书、进城工作和安了家,离开了父亲。这几年,庄上买对联的人家越来越多,父亲写对联越来越少。直到哆嗦的手握不住了毛笔,父亲自己也赶年集去买对联。

去年春节,父亲微信发视频给我,家里门上又贴上了手写对联,我很是惊讶。父亲说,村生来了年轻的后生,做第一书记,又当起了“先生”,早早约好给大家写对联。

父亲夸第一书记,字写得不错,比集上买的一点不差。父亲还告诉我,第一书记对每个人家的情况都很熟悉,对联上的内容各家各户都不一样,大家都很喜欢。

隔着屏幕,看到老家的大门上的手写对联,“党心民心心心相印,国事家事事事如意”,心底里为这位年轻的书记点赞。

都是手写对联,想想以前和现在,总觉得有很多相似,也有着很多的不同。



落日余晖　张婉莹　摄

人间真情

年味

□陈建康

进入腊月,人们忙年的景象日益凸显。灌香肠、蒸馒头、煎肉圆,使年味愈来愈浓。看着忙碌的人们,不由使我想起儿时大人们忙年的情景及当时盼年的急迫心情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那时候还处于缺吃少穿的年份,所以过年以解决温饱为主要内容。进入腊月,大人们首要任务是冲碓、拐磨,家家户户分别将夏收时自留田里长的小麦、糯玉米、糯稻等拿出来再晒上一个太阳,运到有碓臼、磨坊人家,准备加工成细粮。由于一个庄子几十户人家只有两三个碓臼、磨坊,所以一到腊月,凡加工细粮的人家均需要与碓臼、磨坊主家预约,往往因白天安排不过来,只好晚上冲碓、拐磨,使碓臼、磨坊昼夜运转。到了腊月一十以后,少数人家开始蒸馒头了,而大多数人家则要到腊月二十以后才开始蒸馒头,因储备的粮食并不丰盛,馒头蒸早了,吃不到正月半就满了(没有了的意思)。这蒸馒头很有讲究,从发面、涨面,到包馒头、上笼、烧笼锅、显幢,都是成年人做,小孩子是不能沾边的,而是大人们在蒸馒头时都说的是“涨了”“发了”之类的吉祥话,这也是庄户人通过蒸发企盼来年好日子的愿望吧。

杀年猪是庄户人过年的一大幸事。由于平时猪肉吃得少,只有逢年过节才能闻到肉香味,很多人家平时省吃俭用,勤劳朴素,起早带晚挑猪草养一头猪,到过年时屠杀。由于那个年代饲养的猪以草饲料喂养为主,猪肉煮熟后锅盖一揭,满屋飘香,那个肉香终生难忘。做豆腐也是忙年中的重头戏之一,豆腐有“斗富”谐音,人们企盼斗富,故家家都要做豆腐。人口多的人家做一作豆腐,人口少的则两户或者三户一起做一作,依据黄豆投入的斤两按比例分豆腐,利用生产队里豆腐坊轮流做豆腐。最快乐的要数我们小巴戏了,每当一作或两作豆腐做好后,大人们总是将我们衣服脱光,拎到豆腐缸里洗个热水澡。平时难得洗一回澡,现在要过年了,在豆腐缸翻身打滚,那个热乎劲甭提多兴奋了。

到了腊月二十四之后,庄户人才到街上购年货。我从七八岁起,就每年跟着父亲步行头十里路来到通兴镇上购年货,买的总是果子一包,大糕一斤,炮作 10 个,小鞭两挂,黄元纸一刀。有时候我向父亲哼要买一小盒掼炮,角把钱就卖到一小盒掼炮了,到三十晚上在家门口摔、掼玩耍。

腊月里,庄子上炊烟袅袅,人声欢笑。为了庆贺当年的丰收,迎接来年的期盼,庄户人欢快地忙碌着。我的父亲将挑、扛、劈、烧等重体力活全都包下了,母亲则淘、洗、浆、缝,一家人在忙碌中一步步迈向新年。而我则期盼大年三十这一天,既可享受到丰盛的午餐,又可以穿上母亲为我筹备的新衣裳,更有那翘首以盼的压岁钱。

往事悠悠

一支渠纪事

□陆军

孩提时连队北面有一支渠,支渠南岸长着二三十棵大碗粗的高大柳树,柳条在渠中随风飘荡,那涟漪随着清澈的河水向东流淌。自苏北灌溉总渠注入的渠水,养育滋润着这里的居民。我在岸边出生,在河畔成长,如今,虽没曾离开过淮海农场,但一支渠所在的连队却很难得去,可这支渠中的所有影像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

苏北灌溉总渠在当年毛泽东主席“一定要将淮河修好”的命令声中,工程于 1951 年 11 月~1952 年 5 月开工,动员盐城、泰州、淮阴 3 个专区 119 万人施工,开辟了一条全长 168 千米的苏北灌溉总渠。后来,农建四师万名官兵来到苏北灌溉总渠的尾闸北岸,又通过平行开通三条支渠,将洪泽湖的水引入荒滩碱地,开垦荒地,种稻洗盐,兴建农场。

一支渠承载着我儿时的快乐和童年的记忆。其渠水质清澈,毛鱼草在水中涤荡,非常优美,特别是河中盛产鱼虾,给我们带来惊喜不少。小时候,我和连队里的小伙伴们一到夏天,就整日泡在一支渠里游泳避暑或捞鱼摸虾,有时一时兴起,还常常做着打水漂、晃着水泥船的游戏。冬天则与小伙伴们在渠上顶着寒风滑冰,可含着冰块解渴。春天时节,我常常在上学放学的途中,不走大路,而是专门走在河沿的软堤上,捡拾一些沉在水底的鸭蛋、鹅蛋;秋后,则看对岸一些慵懒晒着太阳的甲鱼,它见了人也不慌张,等我们捡拾泥团砸过去时,它才慢悠悠地爬到河里。

距连队不远的河东首有个扳罾和摆渡的残疾老人,在水泥船旁支了一张硕大的网跨在河里,旁边是一个小小的用芦苇拾起来的棚子,老人家住在渠北不远处,但他白天就待在棚子里,有人渡河时只需吆喝一声,他就拄着拐杖过来了;在农事用水灌溉时,他常常用扳罾捕鱼。我和小伙伴们喜欢拉着连接小船的缆索过河,从对岸去上学。老人对我们这些小孩很是爱怜,从来都是免费接送我们,我们都很喜欢老人。特别是在春夏时节,老人起罾的时候,我们就围在网外,看着网里的各种鱼儿乱蹿,在旁边大呼小叫地起哄,带给我们无尽的快乐。

对于一支渠,至今的我还是有着太深太浓的依恋情结。特别记得在八岁时的我,在秋天独自一人沿着河堤去上学时,看到涵洞中的水在向渠中倒流时,一些昂刺、鳑鲏、鲶鱼顶流向上。我一时兴起,连忙用路旁的软草编成长条,放在鱼后快速拉起捕鱼,最终鱼是上岸了,却逮不住一条大一点的鱼。后来回家拿来脸盆和锹等工具,打起坝来戽涵洞中的水,一直忙到其他同学放学时,我才浑身像泥人般的戽了二三斤小鱼小虾才完事。以至于回家父亲教导我时,让我在做一个“吃鱼人”还是做一处“逮鱼人”中做选择,提醒我学习的重要性。

家乡的一支渠上,也淹死过一些人,于是外婆常常在我耳边边唠叨边用手势夸张地说,河边常有一些那么长的虾,浑身通红,很是吸引人,你一定不要下河去捞呀,那可是落水鬼变的。现在想来,她老人家就是怕我们靠近河边,担心溺水才编织起了这美丽又恐怖的谎言。

小时候,我常常用手掬起一把河水,贪婪地喝着甘甜的渠水,惬意又解渴。有时趴在河沿上,贪婪地拔着茅针。现在虽然现在我们不再喝故乡的河水了,也听不到当年家家户户到河边去挑水的号子声,但支渠带来的流连和回忆,却给我带来了满满的享受。

铭心一刻

剪出美好的祝福

□邹德萍

过年了,我都要挑几幅窗花福字,恭恭敬敬地贴在客厅拉门和房间窗户上,外面阳光明媚,窗花熠熠生辉,睁眼看到满目喜庆。新的一年悄然而至,当红红的剪纸拿在手上,贴上门窗,满屋喜庆,总有一股春天般的喜悦洋溢着,春花烂漫似的盛开着,心情顿时明亮起来。

剪纸,是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非遗工艺。一张简简单单的彩纸,一把普普通通的剪刀,在剪纸艺术家的巧手之下,变幻出无穷的魅力。剪刀灵活穿插,碎屑纷飞,叠纸打开,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、活灵活现的小动物、缤纷盛放的花朵,瞬间跃然纸上,简直就如变魔术一般,令人叹服。我父亲会剪得一手好彩画,一张张红黄绿粉的彩纸,经他横折竖叠,偌大的纸成了小半收的纸扇形状,然后用锋利的剪刀开始了艺术创作,全神贯注了“头脑风暴”,只见这边剪去一小块,那边剪出一个圆,左边剪出小三角,右边剪开长条口,只听剪刀咔嚓咔嚓,彩纸沙沙沙沙,还有父亲的深呼吸。一会儿,父亲放下剪刀,然后轻轻地细心地慢慢地,一点一点展开,展开,直到一幅完整的窗花呈现在眼前,父亲摘下眼镜,双手捧起窗花,眯着眼睛端详着,眉梢和嘴角也像窗花一样,更像欣赏襁褓中的婴儿。那年我儿子生于腊月二十二,年三十上午从医院回家,父亲写好门对,剪好窗花,既有活灵活现的牛,又有俏皮可爱的鼠,还有憨态可掬的猪,喜气洋洋的犬,五个不同字体的福字贴在堂中最显眼的位置,父亲用智慧和艺术表达了对未来那份美好的祝福。

庄子上那家办喜事,四周花边中间大红双喜的窗花多半出自我父亲之手,他还会根据主人需要,剪出用于灯、盆、床以及被褥、富贵碗等大小不一的红双喜字,有单纯双喜,有镂空双喜,也有花边双喜。我参加过几次由父亲帮助装饰的新婚房,在四十年前很流行,就跟今天装修吊扣板类似。先用芦竹、芦柴搭好架子,四边下延三十公分钉牢墙上,形成下大上小的一个圆台,正中间是小正方形,也有少数特意留个桌子小转盘大小的空圆,然后用白纸糊好打底,再视需要用红粉黄金蓝绿等彩色纸,剪出各种花式装裱。这些都是很吃工好费时的活,还要心细缜密,空中作业,站在桌子或板凳上,仰头举手,很快就脖子酸了,手也不给力了,憩息后继续,一屋喜房要忙上好几天。最后还要拉出对角有弧度的彩带,挂上喜庆彩花,配上彩色电子小灯,与中间最耀眼的喜灯,相映成辉,满屋喜悦。红色是喜房的主色调,也是自古以来的人们心中永不褪色的祝福的寓意。

但凡新房收拾好了,总会吸引许多乡邻们惊艳的目光,他们像看“西洋景”一样,还有带着泥土和旱烟味的夸赞言语,“哇,真漂亮”,“庄子上还没瞧过”“巧手,巧手,父子俩不简单”……一不留神,我也沾了父亲的光。每每此时主家笑得合不拢嘴,忙着散烟,发糖,吃瓜子,谁不图个好彩头。父亲还能应景剪出雪中红梅,喜鹊闹枝,最拿手的还是用三种颜色的纸,一次套搭剪出三种喜子,令人拍案称奇。我跟着父亲从老家庄子到八大家,又忙到几十里外的正红、耦耕等,把剪纸、装裱、书法等艺术传播开来,犹如朵朵报春花,撒在乡村,开在心间,绽放在盐滩上。

雪里已知春信至,生肖呈祥迎新来。剪纸里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智慧,包含了祈福纳祥的美好祝愿。彩纸巧剪,春节至味,最是文化传承远,艺术青春不会老,因为它寄予人们那份年复一年的美好祝福。